

外约旦的建立与巴勒斯坦问题*

李洪涛

(内蒙古民族大学 政法与历史学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43)

〔摘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为进一步巩固自己的胜利果实,加强在中东的实力,将巴勒斯坦地区一分为二,建立了外约旦酋长国作为自己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与此同时与犹太人达成协议,允许其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民族之家,为以后的阿以冲突埋下了祸根。

〔关键词〕外约旦;巴勒斯坦;问题

〔中图分类号〕K3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149(2010)03-0001-03

外约旦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战略上对英国来说都非常重要,它把英国在伊拉克的石油利益和红海连接起来,对保护苏伊士运河和通往波斯湾也至关重要。一旦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之家成为现实,外约旦可以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提供新的定居之所。

一、外约旦建立的历史背景

外约旦这一地区过去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时期,它只是叙利亚南部的一个省。根据1916年5月16日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和1919年9月15号的《英法条约》,把约旦、伊拉克、巴勒斯坦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1920年4月25日的“圣里摩协定”,又把约旦从叙利亚分离出去,置于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当局的管理之下。1921年以约旦河为界,把约旦与巴勒斯坦分离,约旦河以东称约旦,以西为巴勒斯坦。

1921年,埃米尔阿卜杜拉从英国的委任统治下接管了约旦,并在约旦东部实施了新的管理体系,从而结束了外约旦无政府的和部落混战的状态。在耶路撒冷会议上丘吉尔指出,阿卜杜拉作为英国的代理人应该在约旦东部地区组建一个政府,在英国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下,可以恢复这一地区的秩序停止对叙利亚的入侵。作为回报,阿卜杜拉答应不进攻叙利亚的法军,并放弃了对由他弟弟就任国王的伊拉克的全部要求。

埃米尔阿卜杜拉到达外约旦的目的是要占领叙利亚,恢复哈希姆家族在大马士革的统治。因此,他对叙利亚本国的国民做了一次演讲,力劝他们加入到以他作为叙利亚代理国王的一边来,以恢复费萨尔的王位。然而,英国政府致力于承认法国在叙利亚的势力范围,同时对哈希姆家族承担着不

明确的责任和义务。阿卜杜拉希望在英国这个超级大国的支持下,能够合法的实现他的目的,但英国打算通过外约旦的建立把阿卜杜拉置于不受欢迎的地位。尽管如此,阿卜杜拉还是决定在不久的将来要独立。

在哈希姆家族统治下建立的外约旦使这一特殊的地区摆脱了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民族之家的危险,并且正式划分了外约旦的西部边界。这两种措施能够有效地防止犹太人的侵略。

二、阿卜杜拉的巴勒斯坦观

在阿卜杜拉统治的前十年,尽量避免卷入巴勒斯坦问题。他的最大希望就是建立一个在他统治下的叙利亚王国,在地理上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外约旦。

这一计划一直困扰着他,直到1951年他死去。因为黎巴嫩和叙利亚都在法国的委任统治之下,阿卜杜拉想在英国的帮助下通过实现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的联合来实现自己的部分梦想,但是在巴勒斯坦有两种势力——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这两种势力都反对这个计划。尽管这样,在1934年,他第一次声称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宗教和政治事物享有领导权。他在给英国高级专员亨利的信中写到:“作为与巴勒斯坦相邻的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和最接近圣地,尤其是接近阿克萨清真寺的先知的后裔,对阿拉伯大起义承担重大责任的领导者,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监督者,我认为有必要给阁下写这封关于当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信。我担心我在巴勒斯坦的人民,我对阿拉伯人民和对英国朋友的忠诚是平等的”^{〔1〕}。

阿卜杜拉所做的一切,使外约旦成为其王国扩张的核心和基础。1933年他写信给在外约旦的高级专员:巴勒斯坦的

*〔收稿日期〕2009-12-04

〔作者简介〕李洪涛(1983-),男,河北省临西县人,内蒙古民族大学2007级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东史。

阿拉伯人相信犹太人的目的是想利用被驱逐出德国的灾难来加速实现对巴勒斯坦的犹太化。他们以消耗阿拉伯人耐心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目的,如果由于这些入侵者使阿拉伯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们感觉到灭绝和衰退的危险,那么我不会责怪他们。特别是当他们意识到像德国这样的大国,尽管它的机构和人民担心犹太人的存在。尽管他们和本地居民有很长时间的联系。对于正在遭受犹太人移民入侵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来说我能说些什么呢?当其他国家把像德国的犹太人一样受过良好的欧洲教育、拥有先进的军事和技术知识的犹太人赶出自己国家的时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能是自己免受这场灾难吗?由于公平合作和实现自己广泛利益的迫使,我必须坦白,民族主义是这次动乱示威的主要力量。这也是促使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示威反抗的精神。加上在全国各地爆发的令人不安的示威运动,也对阿拉伯邻国构成威胁。^[2]

《贝尔福宣言》违背了对阿拉伯国家的诺言,也就决定了后来所发生的一切。阿拉伯抵抗运动很快以暴力的方式席卷整个巴勒斯坦,该运动表明犹太人的目的是想实现巴勒斯坦的犹太化。英国已经开始意识到犹太人的殖民将导致严重的后果。但是英国在支持犹太人的这条道路上走的太远了以至于无法全身而退。因为犹太人集团变的极其强大,但是对英国政府来说,《贝尔福宣言》的目的是促进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而不是犹太国。在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声明中,丘吉尔强调“犹太民族之家并不以意味着犹太人要凌驾于巴勒斯坦人民之上”^[3]。因此,没有打算要让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语言和文化从这块土地上消失或者置于从属地位。

三、英国与外约旦及巴勒斯坦问题

随着巴勒斯坦局势的变化,巴勒斯坦的高级指挥官在安曼会见了阿卜杜拉,要求他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调节。阿卜杜拉同意接受这项任务,但作为回报要求英国说服法国同意把外约旦和叙利亚联合在他的领导之下。1936年6月26日,约旦国内部部落首领集会,决定进入巴勒斯坦援助阿拉伯人,并警告阿卜杜拉:“我们必须穿过约旦进入巴勒斯坦,我们警告埃米尔,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必须在十天之内从犹太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获得自由,否则我们将去给与们自由。没有巴勒斯坦的自由外约旦的自由是没有用的”^[4]。

然而,阿卜杜拉确信酋长们之所以推迟他们的行动,是希望英国政府能够公平对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阿卜杜拉的发言,显示出了他的担心:“我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告诉他们,成千上万的外约旦贝杜因人向靠近巴勒斯坦边界地区移动,我已经拖住他们两个多月了,但是如果问题不能很快得到解决,我担心会使巴勒斯坦问题更加严重。我不能够卷入,但是阿拉伯人会紧紧掌握自己的权利,一直到英国实现阿拉伯人的要求为止。”^[5]

在当时英国面临两种选择:一边是坚决阻止建立犹太国家联合体的阿拉伯人,一边是决定通过移民和购买土地以建立民族家园的犹太人。英国不知道是该站在犹太人一边还是站在阿拉伯人一边。《贝尔福宣言》的义务,把英国置于犹

太人事业和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政治合作之间。1937年1月10日,阿卜杜拉向被派去调查巴勒斯坦问题的皇家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说:犹太人认为《贝尔福宣言》应该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民族之家。如果巴勒斯坦是没有人居住的沙漠,这在法律上和逻辑上来说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当宣言通过的时候在巴勒斯坦已经有人居住了。一个国家有什么权利去处置、安排另一个国家尚有人居住的领土,并把它给予另一个民族?

尽管阿卜杜拉表面上拒绝承认《贝尔福宣言》,但实际上他接受了。阿卜杜拉最终相信英国能够兑现对阿拉伯国家的承诺。但英国也必须兑现在《贝尔福宣言》中对犹太人的承诺。因此他警告阿拉伯人不要让英国违背其对犹太人的诺言,因为他担心有一次失信就会有第二次失信。

英国皇家委员会于1937年夏天抵达巴勒斯坦,调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最后达成分治决议。阿卜杜拉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分治的危险,表示愿意担任中间人的角色。他提交了十二点建议,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把外约旦和巴勒斯坦合并置于有能力防止犹太人入侵的阿拉伯君主国的统治之下。

阿卜杜拉认为通过外约旦和巴勒斯坦的合并是实现大叙利亚计划的第一步,并且能够结束巴勒斯坦的混乱局势。通过建立一个有一支军队能够提供保护,有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来管理的大叙利亚,一旦非法移民得到制止,和平将会最终实现。带着这些建议阿卜杜拉要求委员会能够提出一个更有效的解决办法。但以罗德·皮尔为首的皇家委员会认为分治是最好的办法,巴勒斯坦分为两个独立的国家:一个犹太人国家,一个由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部分和外约旦联合的阿拉伯国家。然而这一计划并没有实现。

英国政府于1939年1月末,颁布了著名的白皮书,十年后计划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在中东的政策遭到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反对。现在,英国想通过主动支持泛阿拉伯主义来努力提高自己的声誉,以洗脱破坏英阿关系的罪名。一位观察员指出:“大英帝国未来的历史很可能取决于对阿拉伯世界的政策,而不是由其他单个因素来决定”^[6]。

英国主要关心的是以下几点政策的变更:1、如果它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要求,那么它将加强英阿联盟。2、在英国影响下的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建立由哈希姆家族统治的国家也是英国的政策,同时限制法国在此地区的继续扩张。3、英国想告诉联合国和犹太人,英国不再是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傀儡,英国希望阿拉伯国家能够比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自己更有效的处理巴勒斯坦问题。并希望泛阿拉伯主义和伦敦会议相比能够更有效的抵制犹太复国主义。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阿卜杜拉开始着手实施他的地理上的叙利亚的联合计划,主要目的是联合阿拉伯力量制止犹太人的入侵。1946年,英美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使阿拉伯人感到失望,阿卜杜拉写信给英国政府:这一报告,把巴勒斯坦问题置于最坏的形式当中,它允许10万犹太人移民进

入巴勒斯坦,同时还表示要将巴勒斯坦地区变成犹太人国家,如果这对从缅甸到丹吉尔的东方穆斯林世界有什么价值或重要性的话,那么到那时,艾德利和贝文的责任就是去改变这一形势。乔治六世在给阿卜杜拉的回信中说,他的政府在委员会做出最后决定之前一直等待着阿拉伯政府的意见。同样,杜鲁门总统给阿卜杜拉回电报说:在没有与阿拉伯和犹太人的领导人进行磋商之前,巴勒斯坦的形式不会发生任何根本的改变,在没有和约旦政府进行磋商之前,联合国也不会通过关于委员会报告的任何决定。然而,尽管有这些保证,两个西方超级大国仍然开始着手他们的支持犹太人的政策。

约旦为争取独立的谈判遭到犹太集团的愤慨。尽管犹太办事处默许外约旦从巴勒斯坦分离出去,但一些激进的犹太主义者仍然坚持认为约旦应该包括在犹太民族之家的条款范围内。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危险,阿卜杜拉呼吁所有阿拉伯国家应该更紧密的合作,如果需要的话将以自己的生命来保卫阿拉伯祖国。在1946年5月25日的就职演说上,阿卜杜拉称:“我们向上帝保证,以圣战来保卫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国家属性”^[7]。

四、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同盟

在1946年6月8—12日的布卢丹会议上,包括约旦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决定直接支持阿拉伯巴勒斯坦。大会一致反对英美的调查报告,同时,同盟5个成员国还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美国如支持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将被认为是“敌视阿拉伯人民”,并将“在巴勒斯坦及近东和中东造成混乱和冲突,危害这个地区的安全与和平”。犹太复国主义者炸毁了巴勒斯坦与阿拉伯邻国相连的10座桥梁,并且攻击在约旦的警察局和港口,以作为对这次会议的回应。

在二战即将结束时,英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政策仍然不明确。阿拉伯国家坚持不妥协,而犹太人的行动则非常明确有力。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有阿拉伯同盟的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找到强大的美国作为自己新的靠山。所有这一切把巴勒斯坦问题的范围扩大了。由地区冲突演变为国际冲突。

为减少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摩擦冲突,英国政府在伦敦召开了有阿拉伯政府代表参加的会议。第一次会议从1946年的9月10日持续到10月2日,英国政府提出的“莫里森计划”遭到阿拉伯代表的反对。第二次会议于1947年1月28日召开,英国提出“贝文计划”同样遭到阿拉伯代表的反对。

一位阿拉伯政客在对英国处理巴勒斯坦问题的评论中写到:“英国人意识到,在他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由他发

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不屈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斗争是无法抗拒的,他也没有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就像一个人犯了让两列火车在同一条轨道上相向而行的错误一样,他只能双手捂住脸,请求上帝的保佑。”^[8]最后,英国政府宣布把这一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决定。

五、结论

外约旦埃米尔国的建立,对于英国和阿卜杜拉来说是一种保全面子的做法。由于已经失去了伊拉克的王位,阿卜杜拉的目标是叙利亚,就是从法国手里恢复费萨尔国王的叙利亚王位。英国认为有必要和阿卜杜拉达成谅解,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阿卜杜拉进攻叙利亚,法国必然会镇压,并趁机占领约旦东部地区。英国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这么做。通过英国的劝说阿卜杜拉放弃了他的计划。阿卜杜拉知道和法国开战需要庞大的资金,而这是他所没有的,他的军队也不是法国在黎凡特地区驻军的对手。第三个因素是英国不让通过外约旦的领土进攻叙利亚,埃米尔阿卜杜拉知道,他不能有效地应对这一形势。第四,尽管英国认为外约旦几乎没有利用价值,但他们还是希望通过任命阿卜杜拉为外约旦埃米尔来安抚他。这样可以使英国获得两方面的利益:一是通过防止法国占领这一地区,可以扩大英国的领地。二是英国对阿拉伯的承诺,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王国,英国将被赋予诚实的形象。

通过管理外约旦,阿卜杜拉在策略上实现了胜利。他把这一领土作为未来王国扩张的核心,因为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兼并叙利亚地区的野心,阿卜杜拉部分地实现了他本人和国家的梦想。

〔参考文献〕

- [1] Faddah, Mohammad Ibrahim. The Middle East in Transition: A Study of Jordan's Foreign Policy [M]. London, 1974. 6.
- [2] Faddah, Mohammad Ibrahim. The Middle East in Transition: A Study of Jordan's Foreign Policy [M]. London, 1974. 7.
- [3] J. C. Hurewitz. Diplomacy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M]. New York: van Nostand, 1956. 15.
- [4] New York Times [N]. 1936- 06- 27.
- [5] Faddah, Mohammad Ibrahim. The Middle East in Transition: A Study of Jordan's Foreign Policy [M]. London, 1974. 9.
- [6] J. G. Free. Arab Chessboard [J]. The Spectator. June, 1946 (7): 577.
- [7] Faddah, Mohammad Ibrahim. The Middle East in Transition: A Study of Jordan's Foreign Policy [M]. London, 1974. 14.
- [8] Emil Bustani. March Arabesque [M]. London: Ebenzer and Sons Ltd, Trinity Press, 1982. 70.

〔责任校对 包国祥〕